

朵思退夫斯基

李健森譯



我和朶思退夫斯基相識的前夜

一八六六年十月三日晚七點鐘，我到第六初級學校（在捷爾尼雪夫橋畔）去上阿爾金教授（Prof. P. M. Olkhin）的速記班，功課還沒有開始。我坐下在我平時的座位裏，正開始整理我的練習簿，這時我們的教授到了，他坐在我近旁的櫈上，對我說：‘你願意擔任一點速記的工作嗎？有人要我代覓一個速記生，我想你會願意擔任這工作的。’我回答他，我是在希望找到一點工作，可是我懷疑我的技能，我恐怕我現在所知

道的不足以担任一種負責的工作。阿爾金君說，他現在所談的這件工作，並不需要更大的速度，我現在所能的（每分鐘一百字）已經夠應付了；他担保我必定能夠勝任。隨後我問他誰要給我工作作，“朶思退夫斯基，那位文學家。他現在正在寫一部新的小說，需要用速記法幫他寫出來，朶思退夫斯基預計這部小說約有七個大號的“孚”（註一）那樣多，他給速記生的酬勞金五十盧布”我應允了以後，阿爾金君便給我一小紙條，上面寫的朶思退夫斯基的住址，並對我說，“我請你明天上午十一點半鐘準到朶思退夫斯基家裏去，不要早也不要遲；他今天這樣對我說的。我只是恐怕你不能和他友好：他是這樣一個陰鬱的，嚴峻的人。”我不自禁地笑了出來，對阿爾金君說：“可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成為朋友呢？我只是竭智盡力於我的工作好了。這位朶思退夫斯基文學家，我是非常尊敬的甚至於有點害怕他；這個倒是有點使我胆怯。”

阿爾金君看他的錶，便走上他的座位，開始講他的功課。我應該承認，這一次他講的功課對

於我是白費了的，我的思想完全被剛才的談話佔據了，我滿心充塞了快樂的思潮，我渴望着的夢境要實現了：我已經弄到工作了，阿爾金對於功課是非常嚴格認真的，倘使他認為我的速記學識很够，寫得很快，那必然真是如此；否則他決不會介紹工作給我的。阿爾金對於我的進步的承認，使我非常歡喜，並且使我自己也頗重視自己，我以爲，對於每一人，第一次的獨立工作，無論在任何方面的，都必定有一種重大的，或者甚至有一種非常誇大的重要。我的第一次工作，對於我也有這樣的一種重要，我覺得我彷彿是走進了一條新的道路，我能夠用自己的勞力掙錢，我是十分能夠獨立了；獨立這一觀念，對於我，對於這個六十年代（按此乃指十九世紀六十年代）的一女孩，是萬分親切有位的！可是比這工作本身更令人高興更重要的是，有機會與朶思退夫斯基——路作工，有機會能夠進而了解這位文學家本人的習性等等，真的，他是我的父親最傾心的一位文學家，朶思退夫斯基這一名字，我從幼小時便已聽得很熟習了，我自己也發狂似地愛好他的著作，

他的死室的回憶竟使我大哭不已。並且，這快樂，這偉大的幸運——不僅在於與這位馳名的小說家相識，還在於實際上幫助他從事他的著作哩！我興奮達到了幾點，我想把我的愉快分出一些與人共享。我不禁把這一切都告訴給我的同學亞力山得娜，伊萬魯夫娜第一（Alexandra Ivanovna I），她剛走進教室裏來。她比我年長得多，十分聰明，極其勇敢，能言善辯，也很有才幹，不過她常時要曠課。聽見了阿爾金爲我介紹工作，她頗爲震驚，似乎奇怪阿爾金爲我介紹而不介紹給她；因爲她自己以爲是最好的學生。她慶賀我開始我的速記的事業，並開始問我一些問題；可是我沒有答復她，因爲我知道阿爾金是不高興學生在上課時談話的。下課以後，伊萬魯夫娜的好奇心終於得到滿足了。我和她同行，直送她到她的家裏，隨後我僱了一部馬車，半點鐘以後，我便到家了。我把一切的事，很鎖碎地都告訴母親，她也很高興；我們又談到我將來的幸運，談了很長的時間。因爲愉快和興奮，我幾乎終夜不成寐，只是在幻想中描摩朶思退夫斯基的模樣。他既與

我的父親生長在同時代，我猜想他必然是中年以上的人了。一時我想像他會是一個壯健而禿頂的老人；一時我又想像他會是很高而可怕的瘦削，並且如阿爾金描畫的一樣，常是嚴峻而陰鬱的。終之，我又被一件事激動了，便是，我要對他說什麼呢？在我看來，他是那樣的有學問，那樣的聰明，真會令我每說一字都要發抖哩！我又被一個觀念弄得惶惑起來了，便是：我不很記得清楚他的小說裏描寫的那些人物的姓名，我斷定他必然會要談到那些人物的。在我的朋友中決沒有會見過文學家，我竟想像他們乃是一種特異的東西，他們的說話必然完全是一種特別的方式。我心裏有時記起那些時候的情形，便看出當日自己完全是一個小孩子，雖然已經是達到了那可尊敬的二十歲的年齡。

（註一）“孚”（folio）係指頁數而言，通常稱四折紙爲一“孚”，即八頁或十六面。

我和朶思退夫斯基的初會

十月四日是我一生最關重要的一天，是我和我的未來的丈夫初會的日子；早晨醒來十分高興；長久渴望的歡夢要實現了，從一個未畢業的女學生的地位，我現在一躍而在我自己所選擇的職業界中成爲一個獨立的工作者了：這一觀念使我快樂而又興奮。

我早一些時便離開了家裏，準備到 Gostiny Dver 去買幾隻新鉛筆並買一個小皮包，我想有一小皮包便可以使我這青年更像一個辦事的人的樣

兒。十一點鐘，我的東西已經買好，爲了要遵照指定的時間到朶思退夫斯基家裏，“不早也不遲”（註一），我便沿着 Bolshaya Meschanskaya 和 Stoliarny 巷慢慢地走着，時時看着錶。十一點二五分，我便走到那屋裏去，問那立在門口的管門人，樓房十三號在哪裏，他指我向右，那裏恰在大門旁邊，是樓梯的入口。這棟房子非常之大，有許多小的樓房租給一些小商人和工匠寄住。這立刻使我記起罪與罰的英雄拉司科耳涅可夫（Raskolnikov）住的那間屋子來了。樓房十三號是在四樓上面，由一部很污穢的樓梯中上去，那時恰有兩三個形像非常可疑的人從那兒走下。我按門鈴，立刻門開了，出來一位中年婦人，肩上搭着一條綠色方格的圍巾。我新近讀過罪與罰，很記得馬麥拉朶夫（Marmeladov）的方格“家用”的圍巾，朶思退夫斯基的僕人肩上這一條同樣的圍巾，便不覺刺到我的眼簾裏。她問我要見誰，我說我是從阿爾金先生那兒來的，她的主人知道我這時要來的。

我還沒有來得及把我的肩巾除下，這時通到

廳屋的那扇門大開了，看去裏面是一間陽光敞亮的房，一位青年在門口出現了，非常黧黑，頭髮蓬散着，敞着胸脯，趿着拖鞋。他看見是一個面生的人，便叫呼起來，立刻從一旁門中進去了。那婦人請我到一間餐室裏去。這間屋子陳設極為平常。靠牆有兩只大衣箱，上面蓋着氈毯；一只帶有抽屜的衣櫥立在窗邊，上面覆着白色的錦布。牆的內面放着一張沙發，沙發上有一只鐘。那時我看鐘正指十一點半，我覺得十分慰藉。那婦人請我坐下，說她的主人立刻就會出來的。真的，不到兩分鐘，朶思退夫斯基出來了，請我到右邊他的書房裏去，他自己却走出去，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叫茶去了。

朶思退夫斯基的書房非常寬敞，有兩面窗戶，那天房裏非常敞亮，以後却常時令人起一種鬱悶的感覺；這房間實際頗黑暗而沉寂；那種可怕的沉寂常使人感到一種壓迫一樣。在房的一邊角落裏放着一張床，上面蓋着褐色的被單，十分舊了，床前有一只小圓棹，蓋着紅布；方檯上面放着一只燈和兩本畫片簿，檯的周圍放着安樂椅

和小櫬。床的上面懸着一方桃木架的相框，裏面是一位很瘦弱的婦人的照片，衣帽都作黑色。“這大概是他的妻子了，”我想着，因為關於他的家庭生活情形，我是完全不知道的。在兩窗之間懸着一面很大的黑色桃木框的穿衣鏡。兩窗間的距離比鏡子寬得多，鏡子偏在右窗一邊懸着，這樣距離不等，極其難看。窗檯上放着一對中國的大花瓶，樣兒非常好看。牆的對面放着一張大的綠色摩洛哥皮的躺椅，靠近躺椅有一只小圓棹，上面放着一瓶水。對着後牆，橫在房中的是一張寫字檯，後來朶思退夫斯基口述我筆記的時候，我常是坐在這寫字檯邊的。房中用具極其平常，和我在那般家道不豐的人家裏所看見的都差不多。我坐下聽着，以為我立刻必會聽見一些小孩子的聲音，或者是小孩擊鼓敲盤的喧鬧，或者是門開了，剛才我在像片中看見的那位瘦削可怕的婦人會走進書房來。

可是朶思退夫斯基進來了。談話的開始，他便問我從事速記的工作已經好久了。我回答我最近六個月中正在學速記。“你們的教師，阿爾金，

有很多學生嗎？”他問。“最初報名的在一百五十人以上，現在却只剩下二十五個了。”“可是爲什麼這樣少呢？”他問。“許多人以爲學習速記是極其容易的事；可是後來他們看見不是幾個星期就可以學會的，他們便不願再學了，”我說，“我們對於每一件新事物常是像這樣的，”他說；“許多人開始都發狂似的熱烈，可是很快就冷淡下來終於拋棄去。他們認爲報名投考是需要的，現在誰願意作工呢？”

朶思退夫斯基這個人，在我看來，彷彿有點奇怪。

第一眼一看，他似乎很老的樣子，現在看來，至多不過三十七歲。他的身材挺直，有中等的高度。他的面貌消損得很，帶有病容。頭髮褐黃而略帶紅色，極其光滑。他的兩眼是大小不一的。（註二）一隻是普通褐黃色的眼，另一隻的瞳人極大，以致瞳圈（iris）都看不出了。這種大小異致使他的面部變成一種神秘的形像。朶思退夫斯基的相貌我看來很面善，大概是因爲以前我看過他的照片的。他穿着一件很舊的藍色短外褂，

襯衫却是雪白的。老實說吧，初次的覲面，他並沒有使我動心。

我到了五分鐘以後，那婦人進來了，送來兩杯濃茶，幾乎變成了黑色的濃茶。在小托盤上放着兩只小麪包。我取了一杯茶，雖然我並不喜歡飲茶，並且又覺得太熱，我仍舊開始吃他，因為這樣免得主人又大驚小怪。我坐在靠近寫字檯的那張牆邊的棹旁；朶思退夫斯基則有時坐在棹旁，有時又在房中往來閑踱着，不斷地吸烟，時常一枝還沒有吸完，又換一枝新的。他送一枝烟給我，我拒絕了。“或者你不吸烟是客氣吧？”我說我是不吸烟的，並且我也不高興看見婦人們吸烟。無間斷的談話開始了，朶思退夫斯基從這裏說到那裏，時東時西，不斷地繼續下去。話愈談得長，我愈覺得他很有些奇怪：身體消損，精神困憊，百病纏身。令我也奇怪的是，他竟立刻明白告訴我，他有病，他染着羊癲瘋。（註三）關於我們要作的工作，他談得十分遊移不定。“我們且看怎樣來作；我們且試試看；我們且看能不能像這樣幹下去。”在我看來，我們共同工作必定難於進行，

我並且看出，朶思退夫斯基頗懷疑於這樣的工作方式，頗疑慮這樣來工作爲難能且不方便，或者他不願意這樣作，不久就拋去這樣的工作方式也說不定。我爲了免去他的憂心，便對他說：“好，讓我們試試吧；可是倘使你覺得這樣不方便，那時便老實告訴我，你可以放心，倘使我們的工作必須半途停止，我是毫無怨言的。”朶思退夫斯基問我叫什麼名字，我告訴了他；可是他立刻忘記了，便又問我。我們談話花去了很多的時間。最後，朶思退夫斯基把“俄羅斯消息”(Russky Vestnik)裏的文字爲我口述，要我把我的速記抄譯成通行的文字。他開始口述得非常之快；我止住他，要他照普通談話的速度一樣。隨後我開始抄譯我的速寫成通行的文字，我作得很快；可是他不斷地催促我，很驚訝我抄得這樣遲慢。我向他提議，我以後到家裏去抄譯，不在此地來作，那末，不管費多少時間，便不關他的事了。他把我抄譯的看了一遍，找出我寫落了一句點和一個字的硬音記號，他說的時候，聲色俱厲。總之，他是很奇怪的；或者是有點粗暴，或者很顯然的，

是坦白梗直，才會如此。他也很易發怒，並且不能凝聚他的思想。幾次他總要問我一些事情，有時便在房中踱步，踱步到很久的時間，彷彿忘記了我在房中一樣；我乃兀坐不動，恐怕擾亂了他的思路。最後，他說那時他不能爲我口述；可是倘使當晚八點鐘我能到他那裏去，那時他必能開始口述他的小說。雖然當天第二次再去，對於我是極不方便的，我還是應允了，因爲我不願意放掉這個工作。當我離去的時候，他說，“你知道，當阿爾金承允送一個女子給我任速記生，不送男的來，我是很歡喜的。你大概會驚訝，或者你會覺得奇怪，你可以問爲什麼。”“那末，爲什麼呢？”我問他。“因爲男人一定是有酒癮的，你，我希望是不會有的。”我“有酒癮”，這個觀念真有趣得很，不禁令我大笑起來，我說，“你放心，沒有的，一定不會有的。”

當我離開朶思退夫斯基的時候，我的形態非常沮喪。我不喜歡他，他給我一種痛苦的印像；並且在我看來，我們共同工作必定難能，我獨立的觀念便也會化爲烏有了。這是最令我痛苦的，

因爲前一晚我和我的母親還很高興地談過我的新職業的開始哩。我離開朶思退夫斯基大概是兩點鐘時候。此時回家是太遠了，我便決定去看我的親戚司涅金（Snitkins）去，他們就住在福納尼巷（Fonary Lane）；我在他們家裏飯後，晚上便可到朶思退夫斯基那兒去。還有一層，因爲我年輕，我很想去在我的親戚面前誇耀一下，讓他們知道我已經開始“自己謀生活”了。他們曾經屢次暗示我，“有母親作靠山，這是很容易生活的，”有時又說，“這是自己作事的時候了。”可是當我開始學習速記的時候，他們都輕視我的“技藝”，說我只是枉費時光。我的親戚聽見我有了這樣新的機遇，很是着驚的樣兒，便開始問我關於朶思退夫斯基的情形。時間過得很快，八點鐘的時候，我已經到亞龍徑公廨（Alonkin House）了。我非常不高興走進這屋：在街上和門邊擁擠着許多人，都是一些粗暴的樣兒。菲多霞（Fedosya）開門迎我（她非常高興，因爲下午走的時候，我曾給了她二十戈比，）便去通知朶思退夫斯基去了。我在餐室裏等了幾分鐘，到書房裏去，和朶

思退夫斯基相互問好以後，便仍舊坐到早上坐的位置上，那牆邊棹旁。朶思退夫斯基提議我應該坐到他的棹邊去，他力說我坐在那兒作工必然更方便些。我應該說，他要我坐到他的棹邊，這一提議真令我受寵若驚；想想看，那張棹子便是曾經寫出了像罪與罰這樣不朽的名著的呀！我們換了坐位，便開始談話。他又問我叫什麼名字，我的父親叫什麼名字，並問我是不是新近去世的那位很有天才的青年作家司涅金（Snitkin）的親戚。他更問到我的家庭，家中有些什麼人，我從小在何處讀書，我為什麼要學速記等等，並問我為什麼我的成績這樣優良。我回答他的時候，說了許多很鎖碎的事，這些我在回想錄中以後當要寫出的。

我告訴他，我的父親是一個民政官，春季已經去世了。我的母親還在世；我的姊姊已嫁給檢稿官沙特科夫斯基（G. Svatkovsky）；我的哥哥在彼得農業專門學校讀書。我在初級學校，以最優等畢業，獲得了一面銀質大獎章。隨後我考入阿登保斯基（Prince Peter Oldenburgsky）新辦